

略述汪中《策略謏闻》嘉庆刊本的校勘价值

谢冬荣

2005年广陵书社出版、田汉云先生点校整理的《新编汪中集》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中期扬州著名学者汪中的现存著作状况。该书不仅收录了常见的《经义知新记》、《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》、《国语校文》、《国语校讹》、《大戴礼记正误》、《旧学蓄疑》、《广陵通典》、《文集》、《诗集》等著作，而且还另外收录了两部并不经见的杂著《策略謏闻》和《文宗阁杂记》。其中，《策略謏闻》是以原国立中央图书馆藏陈寿祺抄本影印件整理而成的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收藏有一部嘉庆刻本《策略謏闻》，并未被整理者道及。在与《新编汪中集》的《策略謏闻》比较之后，笔者认为该刻本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，现略述如下，以就教于诸位读者。

《策略謏闻》嘉庆刊本简介

据汪中之子汪喜孙所编《容甫先生年谱》记载：“（乾隆三十三年）秋试，在江宁刻《策学謏闻》。尝对策场屋，问事者麇至，悉疏示之。出场后，因撰《策学》数十篇，不检书，不属稿，刊行于时”。按《策学謏闻》当即指《策略謏闻》，是《策略謏闻》早在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即已在江宁刊印行世。

不过，该书本为科举考试而作，类似现在的考试辅导书，淘汰速度比较快，因而存世极少。田先生认为该书现在仅存抄本：“赖陈氏抄本尚存，今人得见此篇”，而颜建华先生甚至认为该书已经亡佚了。实际情况却并非如上述两位先生所言。该书不仅在诸多书目中有记载，而且还有刻本实物存世。

最早记载《策略謏闻》的书目当属孙殿起先生的《贩书偶记》。该书卷二十记载：“策略謏闻无卷数，江都汪中撰，嘉庆丙寅德成堂精刊。”此后，武作成先生的《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》、蒋元卿先生的《皖人书录》、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《江苏艺文志·扬州卷》等，皆据孙氏书记载了《策略謏闻》。而杨绳信先生的《中国版刻综录》也有类似的记载，不过它所依据的是“北京图书馆线装简编书”。

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《策略謏闻》正是上述诸书所记载的清嘉庆十一年（1806，丙寅）德成堂刻本。

按《策略謏闻》一册，前后无序跋，其前有书名和目录各一叶。书名叶上题“嘉庆丙寅新镌”，右题“江都汪庸夫先生著”，中题书名“策略謏闻”，左题“德成堂藏板”；目录叶卷端题“江都汪中容甫辑”。该书正文的版心自上而下题书名、篇名，未标明页码，行款为九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单边。

就篇数而言，《新编汪中集》中的《策略謏闻》（以下简称新编本）与嘉庆十一年刻本的《策略謏闻》（以下简称嘉庆本）是一致的，都是三十篇。不过新编本目录虽然作三十篇，实际只有二十九篇，其中《江南水利》一篇目录上标明“不录”字样，正文付缺。由于整理者对此未加说明，所以笔者怀疑可能抄本即是如此，并没有抄录这篇文章。嘉庆本并不缺这一篇，恰好可以补全新编本。

王澄先生在《扬州刻书考》中认为德成堂是扬州书坊，不知有何根据。但是从《策略謏闻》的字体、版刻风格等方面来判断，该书为坊刻本当是无疑。由于该书存世极少，而且前后又无序跋，因此尚不能判断该书刊刻时所依据的底本情况。

《策略謏闻》嘉庆刊本的校勘价值

笔者将嘉庆本与新编本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对校，发现两者存在不少差异：一方面嘉庆本当中有不少墨钉，新编本相应的位置都有明确的文字，而且嘉庆本校勘不精，当中还有一些明显的错误，甚至《禁私铸》篇中由于装订失误还缺少一叶；另一方面，新编本中也有一些错误是嘉庆本所没有的，从而体现了嘉庆本的校勘价值。

嘉庆本的校勘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校脱文、校衍文、校讹误、补缺字等。现举例略加说明：

一、校脱文

新编本《易图》第228页“盖以父、母、男、女之序言之，始乾终兑；以春、夏、秋、冬言之，始震终艮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冬”字后脱“之序”二字。又“若震、巽分乾、坤之下画，则上互有坎、离，而震、艮又自相互，巽、兑又自相互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离”字后脱“艮、兑分乾、坤之上画，则下互有坎、离”。

新编本《历代御制御书》第239页“希风慕道，则有孔子及七十二子赞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赞”字前脱“之”字，前句“稽古著书，则有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之注。克己爱物，则有勤政宽财之论”可证。

新编本《孝治》第240页“自有乔、蜀山、西陵、姜嫄、涂山、太任、太姒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西陵”后脱“有娥”二字。

新编本《封禅》第240-241页“管仲所记，自无怀氏至于成王，才十有一后。则汉之武帝、光武，唐之高宗、玄宗”，校以嘉庆本，“后”字后脱“世”字，此处的断句应该是：“管仲所记，自无怀氏至于成王，才十有一。后世则汉之武帝、光武，唐之高宗、玄宗”。又第241页“其见《史记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白虎通》、《唐书》、《宋史》及《文献通考》者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见”字后脱“于”字。

新编本《耗羨养廉》第248页“上供输送之外，时可宽假以施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施”字后脱“仁”字。又“自官至于小吏，自一身至于亲戚僮仆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官”字前脱“长”字。又“而代优恤臣工，其增小吏之俸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代”字前脱“历”字。

新编本《八蜡捕蝗》第249页“其祭服则皮弁、素服、葛带、榛杖、黄衣、黄冠之制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则”字后脱“有”字。又“其子生而未跳跃者谓之螭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未”字后脱“能”字。又“其断然捕之务尽，则自唐明皇始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尽”字后脱“者”字。

新编本《考课捕盗》第250页“此部署胜者也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此”后脱“以”字，前后有“此以反间胜者也”和“此以宣谕安抚胜者也”两句可证。

新编本《三通》第252页“今所不传者，若王肃《圣证论》，袁准之《正论》，崔灵恩之《三礼义宗》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肃”字后脱“之”字。

新编本《杂史》第255页“南朝，宋则何承天，梁、陈则谢旻、顾野王；北朝，则崔浩、李彪；周，则柳蚪；隋，则牛宏，各有撰次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则崔浩、李彪”前脱“魏”字。本句的句读应该是：“南朝，宋则何承天，梁、陈则谢旻、顾野王；北朝，魏则崔浩、李彪，周则柳蚪，隋则牛宏，各有撰次”。

二、校衍文

新编本《释奠释菜》第235页“山川、庙、社稷之祭，不止于释奠，学则但有释奠而已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稷”字为衍文，“庙”、“社”之间不应断开。上一句“或施于山川，或施于庙社，或施于学”可证。

新编本《赦宥》第243页“苏氏所谓‘士之刑者不可用，用者不可刑者’是也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用者不可刑者”中第二个“者”字为衍文。《东坡奏议》卷2《上皇帝书》中提到“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，用者不可刑”一句可证。

新编本《禁私铸》第244页“宋景和中沈庆之盛启通私铸，由是钱货乱败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盛”字为衍文。《宋书》卷75《颜竣传》“景和元年，宋庆之启通私铸，由是钱货乱败”可证。

新编本《屯田》第247页“约明年麦熟，倍偿其种时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时”字为衍文。《资治通鉴》卷232记载“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，约明年麦熟，倍偿其种，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”可证。

新编本《耗羨养廉》第248页“则以耗义羨归公，而定为养廉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义”为衍文。

三、校讹误

新编本《逸诗》第229页“《礼记》所引二：一‘昔我有先正’，二‘相彼盍旦’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我”为“吾”之讹。《礼记·缁衣》引逸诗有“昔吾有先正，其言明且清”可证。

新编本《逸礼》第231页“又有《奔丧》、《投壶》……《内则》、《弟子则》，见大小戴《记》及《管子》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弟子则”中的“则”为“职”之讹。《管子》中有一篇名《弟子职》可证。

新编本《明堂大学》第233页“公玉带所谓一殿居中、四面无辟者，非也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辟”为“壁”之讹。《汉书》卷23下《郊祀志》“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。明堂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”可证。

新编本《历代御制御书》第239页“巡狩望祀，则有《盛唐枌杨之歌》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杨”为“阳”之讹。《汉书》卷6《武帝纪》“(元封五年)舳舻千里，薄枌阳而出，作《盛唐枌阳之歌》”可证。

新编本《西域地理》第246页“自二和卓木伏诛之后，莫不畏威怀德，重译来王。猗欤盛载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载”为“哉”之讹。

新编本《耗羨养廉》第248页“其在清分慈惠之人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分”为“介”之讹。《文献通考》卷23《国用考一》“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，则上供输送之外，时可宽假以施仁”可证。

新编本《考课捕盗》第250页“故宁成、王温舒辈率以新系为威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新系”为“斩击”之讹。

新编本《韵学》第256页“齐周顒作《四声切音》，皆在沈约之前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音”为“韵”之讹。《南史》卷34《周顒传》“始著《四声切韵》行于时”可证。

四、补缺字

新编本《赦宥》第243页“然古之所谓赦者，而后世一入于赦”一句，新编本认为“然古之所谓赦者”之后当有缺文。校以嘉庆本，此处不缺，作“惟在于幼弱老旄蠢愚之人”。

新编本《三通》第253页“杂土贡于税法之中，□考合于铨选，经文□于传注”一句，校以嘉庆本，“□考”作“孝秀”，第二个“□”作“汨”。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·自序》中谈到：“古者任土作贡，贡乃包筐之属，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。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，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”。按新编本所记三句话当即源于马端临的上述之语，所以“□考”当作“秀孝”，而第二个“□”作“汨”。嘉庆本第一处误，第二处恰可补新编本之缺。